天啓滇志

滇志卷之十八

藝文志第十一之一

噫甚哉文獻之不足無若滇也先秦邈矣西京而下凡談西南者即入採摭誠若商彝周鼎然唐及勝國猶然秦鏡金狄僊人承露盤也

國家二百六十禩緜戡定以迄奠安

祖宗列聖文教相承若麗天之為日星麗地之為山川有倫有要有典有則固不必緬想秦漢而怨來代泥封使茲文之隔閡也而海內哲匠宗工神化所及經緯有章炳炳烺烺既極著

當今之盛生茲土者亦翕然向風爭相磨厲力追良

史更兼思金玉之音心黯賦才擬更置蕃牆之筆
其人又未始之絕焉李氏為追往詔來揚幽闡賾
考治亂之繫覈得失之原繹經營之功尋遊覽之
迹皆賴之包氏謂勞臣戰將循良英哲忠孝節義
騷人墨客所藉以不朽者皆紀載之力又曰其人
不必滇其事必滇也其人即滇而其事亦必滇也
而其文乃入之成其為滇之藝文而已矣今取兩
志所列呇入之數癸酉至癸卯二十餘年文與詩
不下百十餘篇癸卯抵今二十餘年乃倍蓰焉則
斯茲與在其興起之人月異而歲不同可知矣凡
呇名家若奏疏若詩若文自有全書行於世茲所

採不越十百之一二其出滇人士之筆亦據耳目所覩記若夫秘而不傳及遠莫能致者恐尚多也總之刻在公府者或木腐而出生流傳人間者或時久而散佚至於家刻更為罕希或文士多貧穀青無力或後事寂寞遺藁浮沉今亦取諸見在而已矣續有所獲付之梓遺不及以俟後世後世賢人君子

遺文

漢陸賈南中行記 見崇文總目及玉海一卷

李膺益州記 見後漢書註二卷

盛覽賦心十卷

楊終子山哀牢傳 見王充論衡一卷

晉常璩南中志 附華陽志一卷

稽含南方草木狀 見晉書一卷

唐韋臯西南夷事狀 貞元中進十七卷

袁滋雲南記 元和十三年進五卷

雲南風俗記 見崇文總目一卷

韋齊休雲南行記 長慶三年進二卷

樊綽雲南志 咸通中撰十卷

南蠻記 十卷

徐雲虔南詔録 乾符五年撰三卷

竇滂雲南別録 敘南中風土一卷又行記一卷

李德裕西南備邊録 敘兵將糧械城鎮程落戲討之目十三卷

僧法盛西南蠻入朝首領記 見唐書

張周封華陽風俗録 字子望李德裕從事一卷見唐書

鄭璞益州理亂記 三卷見唐書

宋

李克益州記 見玉海二卷

辛怡顯天禧雲南録 天禧元年三卷

元

郭松年南記行記 一卷

李京雲南志畧 大德五年撰四卷

張道宗古滇說原集一卷

王彥高文集 昆明王昇著

本朝張紞雲南機務抄黃 自洪武十五年至二十一年平定雲南詔誥制勅祖載一卷

王全雲南稿

韓宜可雲南稿二卷

楊節仲黔寧稿

楊慎滇程記一卷

滇產記一卷

滇載記 載九隆世族及張蒙鄭趙楊段高七氏名號之起末蓋取諸白古通玄峯

朱遷志而删正之為記云

丹鉛總録

李思聰百夷傳一卷

康麟雅音會編順德人巡按雲南刻十一卷

劉寅武經直解四卷

標幽賦一卷

陳善黔南類編十卷

田汝成炎徼紀聞三卷

劉維班馬異同

莊義要删

表忠祠志巡按雲南晉刻

蕭彥撫滇疏草

陳用賓滇南移據備考

李本固南中行役録

李炳闇然堂集

郭棐炎徼瑣言上下二卷

鄧原岳文選李善註

碧鷄集一卷

施余東軒稿

蘭茂安邊策條

玄壺集

碧山樵唱

乘槎集

楪榆檀林志

楊士雲皇極解

律呂解

咏史詩

高昂太臺集

李素南崖

李元陽中溪集

雲南通志

吳堯獻樂天集

董難鳳唱集 四卷 太和隱士

范碧樂府

明儒

張西銘鶴軒稿

揚羅南詔通紀

羅鏞訥軒集

張繹東崖日抄

王逵表讀史管見

揚俁肅菴奏議十卷

萬文彬南垣疏草

張嶽獅峽山稿

龔遂壁理說析表

蕭崇業奏議

重使琉球録

張志淳南園集

二芳集

南園漫録

楊元納甲圖

九圭數

萬倫西瀗集

張含禺山詩十卷

丁柤公餘清韻

石雷孫秀堂稿

辛聯登載籍擇言

周嘉謨撫滇疏畧

鄧渼南中奏牘 四卷

南中集 二卷

毛堪滇中疏畧 二卷

郭文舟屋集 一卷

曹愈參撫滇奏畧 三卷

張薫白業樓詩 四卷

包見捷通志草 二十四卷未刻

艾自新希聖録 一卷

嚴清冰玉堂稿 二卷

馬繼龍梅樵詩二卷

閔洪學撫滇奏草

朱泰禎南中小草十卷

大理府四卷

臨安府志四卷

永昌府志四卷

楚雄府志二卷

曲靖府志四卷未刻

澂江府志二卷

蒙化府志三卷

鶴慶府志三卷

姚安府志二卷

廣西府志四卷

尋甸府志二卷

武定府志三卷續武志一卷

安寧州志四卷未刻

鄧川州志二卷

趙州志一卷

騰越州志三卷

昆明縣志二卷

祿豐縣志卷未刻

浪穹縣志一卷

御製類

唐玄宗勑雲南王蒙歸義書

勑西南蠻大帥特進蒙歸義及諸酋首領等卿進邊境不比諸蕃率種歸誠累代如此况卿等更効忠亦朕甚知之頃者諸酋之中或有携二相率自討惡黨悉除卽日蕃中應且安帖然則臨地外境亦須稍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卿可思之豈虛語也所有蕃中事意使者具知冬秋凉卿及百姓等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復勑雲南王蒙歸義書

勑蒙歸義吐蕃於蠻擬行報復又嶲州鹽井本屬國

蒙中間被其內侵逼自始復收得卿彼蕃落亦因具知吐蕃悵利是貪數論鹽井比有信使頻以為詞今知其將兵擬侵蠻落兼擬取鹽井事似不虛國家與越通和未嘗有惡今既如此不可不防卿即與達奚守珪部落團練候其有動方可出兵必無事縱亦不得先舉嶲州相去道里稍遙若有驚急復須為援疑委卿與達奚守珪計會無失事宜卿于國盡誠在邊為捍委寄得所勝復何憂秋中漸涼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故令內給事王承訓往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勑首領驛羅望書

敕故姚州管內大酋長卿傍時嫡孫將軍驛羅望卿
之先祖輸忠奉國遠闕沮逝深愴於懷言念逝人必
藉綏撫又遏蕃界兼貢鎮遏卿宜纘承先業以副朕
心故遣宿衛首領王白于姚州都督達奚守珪試會
就彼弔慰便授卿襲浪穹州刺史并賜綾二匹思至
宜領取秋中已涼卿及首領已下并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敕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悊書

敕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悊潘州刺史潘明威獠
子首領阿迪和蠻大鬼主孟谷悞姚州首領左威衛
將軍爨彥徵將軍昆州刺史爨歸王南寧州司馬威

州刺史都大鬼主爨崇道昇麻縣令孟聘鄧等雖在僻遠各有部落俱屬國家並識王化比者時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審察亦有事縁或都府丕番處置有失或朋讐相嫌纏縈擁善既無標告自不安寧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也然則既漸風化亦當變俗有須陳請何不奏聞蕃中事宜可具言也今故遣攜書令安道詣彼宣問并令口具有不穩便可一一奏聞秋中已涼卿及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南詔清平官書

勑南詔清平官段諸寃李附覽爨何棟傍輔首段谷普李昇傍鄭蠻利等段史倚至知異年尋畏遣朕以

義重君臣情深軫悼卿等同竭忠謀佐成休績衰亭
及此喜懸良深勉于令圖以副遐矚今遣諫議大夫
兼御史中丞段平仲持節冊命閣勸想當悉之卿等
各有少信物具如別錄至宜領也春寒卿等各得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南詔清平官書

勑段琮傍段酋琮獨棟揚邊趙忞奇蒙酱政李舉約
等各蘊器能夙懷忠義宣功爾室贊理本邦禮樂具
修車書必會勵輸忠之節操拔嚮化之誠明並涉道
途遠遵識者威儀就列同慶於三朝匡匪老庭有勸
於萬里道光殊俗禮慕華風克成君長之賢深見佐

臣之義勞忠可尚鑒寐寧忘勉寺令圖用慰遐矚得前舊州録事參軍陳克繫男橘狀稱父叟弟叔等六十七人自太和三年沒落有彼未蒙追索詳其語皆切在感傷朕思骨肉之情人倫所及家鄉一異音耗兩亡生死莫知幽明同恨為人君長深用軫憂今與豐佑書中具言其事卿等職當毗贊義重君臣執之何補於良圖歸之尤重于交好想同參議用解幽冤今賜少信物具如前數

本朝

太祖高皇帝諭雲南詔

洪武八年詔曰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遠論

禍福常理也朕起自草萊削平群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中夏既安四夷多附絕無強凌弱衆暴寡所以臣順於我者得遂其生共享和平之福惟爾雲南王某乃元君遺派受封西南孤處遐荒猶未臣服以君所為非貽患于大理之民必自致喪身滅姓于大理之手二禍之機必有其一不可逃者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及今百年無有復其故物者邇來元祚傾覆已盡爾尚力據其地不還大理自王果欺人乎欺天乎人雖可欺天不可欺禍患之報將不旋踵至矣今特遣爾親

族威順王親往開諭如果上順天理下契人心卽載
貢來庭不然朕當繼遣使者齎抵大理仍賜唐宋所
封舊號令彼爲我合兵協討悔將何及於戲胡虜無
百年運今已足信人心轉移之機在爾自審而已特
不可失爾其思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欽此

諭大理詔

洪武八年詔曰始因有元失馭海內雲擾華夷無主
朕近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羣雄盡平復我漢人
故國統一中夏今經七年四夷諸國皆已通親無不
稱臣入貢惟爾大理不見國王名號未嘗遣使今年
秋翰林承旨詹同奏閱羣書方見西南大理昔在唐

宋受封王爵為元削去國名止稱土官其國乃元君
遺派梁王者主之至今未得為王朕會臣僚議依唐
宋所封以爾段氏為大理國王未知信否故特遣官
先行往諭如果遵依朕命使回即再遣使者專齎
印誥命令爾君臣闔設國事同享承平之福如果不
然他日會兵雲南未知勝負何如爾其審之欽此

賜西平侯沐英復姓誥

洪武十年誥曰曩者朕於擾攘之時年已二十有五
尚未生兒女爾沐英因兵亂喪厄父母不可復會爾
是時八歲而逢難罔知存活朕憐其孤而且幼特撫
育如兒夜臥同榻數番鼾睡於朕懷後因吾有諸子

爾亦長成以人情天理處之不晦爾名使從爾姓祀爾祖宗嗚呼推仁窮理特釋患以提攜今也不忘爾孩童之狀吾無異於爾父蒙蒙懷頑於左右依而思起若是循動首育之心念昔以爾為子今有微勞特貴爾為西平侯爾當幸逢之初會休忘釋難之恩夢寤神交則鬼神知報矣嗚呼扶顛持危惟仁者之為知報不忘獨君子之道修其若寬心利濟永為多福吉哉欽此

再諭雲南詔

洪武十六年詔曰曩因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征虜大將軍平華夏

諸將四征五年中原是平萬姓寧家紀年已十五年
矣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等處抗命弗庭況
雲南梁王誘我邊士因是發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
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三十萬衆問
爾西南諸夷之罪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將軍穎川侯
等報至言雲南等處盡行剋復今特遣使齎詔諭爾
雲南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大理建昌水西普定等處
人民今後敢有不遵教化者加兵討平之有事赴闕
列於後於戲春秋之義罪重者釋有罪而納逋逃爾
雲南王及諸夷酋長宜其然乎故茲詔諭欽此
敕諭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往往

人來皆說各處守禦衛分好生遥遠料雲南莫若大將軍撥下止守雲南大理楚雄臨安曲靖普安其身子衆守禦處所如東川芒部烏蒙除烏撒見守少存其餘且休占住軍都發去斷殺等得蠻子畏服了然後將東川衛於七星關南一日半烏撒往北一日半立為一衛令東川人民供給其烏撒令烏撒人民供給務要歲足軍食七星關立一衛或烏蒙或芒部合令那處蠻人供給務要歲足軍食自永寧迤南至七星關分中劄一衛令六詔羿字等蠻人等供給務要歲足軍食若如此道路易行軍士勢排在路上有事會各衛官軍勦捕若分守各處深入萬山蠻

人生變頃刻道路不通好生不便得至之日諸將當
羙飲食撫軍士將諸蠻盡行平定方敢旋師如勑奉
行
勑總兵官征南將軍潁川侯西平侯
徐保至京方知大軍七月二十八日已圍烏撒俘獲
次第見接林箐諸蠻四散逃去然此烏蠻之地山多
徑險必深謀遠慮將永昌平涼安陸三侯王張郭三
都督諸處軍士會於一處所在山林布滿搜索則諸
蠻無所逃矣近人自七星關來說芒部烏撒二處蠻
人寅夜持火照道挈家盡逃入霧翠地方避難符至
可著令務要蠻人獻將出來其關索嶺路非古正道

又在西北西南甚是不盛人馬經行必兼大軍蕩滌
彼處蠻賊開路此路已撥普定其芒部必當盡獲首
目前來如勅奉行
勅諭總兵官征南將軍潁川侯西平侯
雲南地方糧食生受各處安放軍備務要活落調遣
庶使軍官軍人不致艱辛若安頓不如法大軍一回
諸夷作亂人少難以制伏若差去舍人至軍中須要
把逃軍的緣故說與各處守禦軍士知道這蠻人地
面裏凡在逃軍人但下路的不曾有一個出得來都
被蠻人深山裏殺了不殺的將本墩子壞了殺與他
種田差去舍人到時可即將藍王曹聚吳復王張郭

三都督幾個領軍的會做一處陵山設蠻軍勢即大
蠻入地方窄狹可以擒獲與糧處休教軍只止於赤
水立一衛畢節立一衛七星關立一衛黑張迤南瓦
店迤北分中立一衛如此分布守定往來雲南便益
其水西霸翠地方必會十萬之上軍數路盡了然後
方是平地此等料度皆是我產家說的不知可行不
可行軍中自從其便如勑奉行
勑諭總兵官穎川侯永昌侯西平侯及平涼侯安陸
侯知道
六月初八日貴州都司文書至京師知盤江路道上
未通行教說曰下並無升合口糧如此艱辛符到之

日將各處守城寨官軍若無糧用時且將城寨不守盡數出去會做一處將那有糧蠻人都打了取糧用休困守不肯那般久後軍馬饑荒了待到水西留四百守城看靄翠變也不變普定雲南也如此將水西普定處有軍馬都會一處每日去蠻子住處攻打要糧用他那有工夫去打我空城只這般依著如勅奉行欽此

諭總兵官

雲南之地古與中國相去不甚遠止是山險阻其土産不豐以此歷代馭是防艱今雲南雖得就中糧食艱辛近聞永昌侯軍先出盡叙食糧優養其意甚好

又不知於瀘敘可過幾時若軍往瀘敘不久欲過曲
靖等處糧食秋收又不知幾何地理土民可供幾何
通候食至明年新運糧交過可以放心不然若所收
不及所用大軍既回民人不供將徒廢前日之勞每
人來說亦子九寨入民家通四川恃險不當差撥今
過自大軍雲南一行此等中途多損傷軍士甚是不
悛前過今次莫若將軍回趂時於內食賤糧食一冬
將彼畢中人擒獲些出來使之畏懼又且聲勢雲南
守禦深求春軍回休食瀘敘軍糧故茲勑諭
論征南將軍總兵官潁川侯傅友德副總兵永昌侯
藍王西平侯沐英知道

近於六月中旬遣歸車里使臣遣官閻門雲南老人
胥說死可伐地方三十六路元朝時都設官後被蠻
人專其地已四十年矣近聞雲南大理不和其蠻又侵
楚雄西南邊遠幹底遠二府梁王無力克復至今蠻
占以此觀之雲南不可不備邊機要回軍一節可進
可速自當侍紳若苑可伐不必備大軍可留軍同時
其道中赤子九寨戎縣地面五村太壩上下落鄉十
池等處及黃平羅木洞蠻靄翠佑下阿呂雨宗辟尾
得阿胡阿遣等等助為徹殺害軍民的這幾大軍既
田經縣便路合就勢畧加以威如何可施行其事如
不可收兵撫恤了便過大軍必從黃平辰沅岳州

直至武昌有船隻載回故茲勑諭

諭總兵官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

藍玉西平侯沐英

近有人來言及回軍一節朕即深思優料曲靖等處糧儲雖目前可以支吾其冬春未見善謀假使曲靖所下種子八百餘石驗種得糧不過收稻八千餘石止得四千餘擔石以守禦軍士每軍一月約用三斗給之不滿四月自八月食糧起至十一月終糧盡矣欲將明年夏麥尚有六個月無糧相接未審珈軍以何充腹今符前去爾諸人議有糧軍回雲南無後患若守軍無糧大軍既回其守軍必逃軍逃日久城中

欲虛靈人知其所以其患復作事難制矣以今之計
大軍既出在外邊臨雲南甚有生硬地方大軍可於
彼哨糧養口以候都郡收集糧米接着明年夏發大
軍方面是其秋也不然未審符呈多方穩當方可致
茲勅諭

諭征南將軍穎川侯永昌侯西平侯

舊歲命爾等率甲士三十萬南征諸夷兵臨普定如
風行行上所以去後還昂致有小疵及至入雲南之
域擒首邸於曲靖之西敗烏撒於可渡之北席捲豪
英長驅於碧雞金馬來云已駐拚河未幾捷音摧堅
敵於點蒼山下而撫金沙邏邏心悅者其金齒不戰

而率土以歸於是雕題之蠻聞知即遣使入貢以再
而獻生口徼從百夷之種咸來八伯之邦將畢其勞
至矣然功並亘古勳著彤庭英風遍播於華夷丈夫
至是豈不以顯父母揚名者矣今也勤勞既多欲勞
以飲用桼山川險遠速不及赴特以朕心勞之其勑
然即故茲勑諭
特諭雲南平詔
洪武十六年詔曰朕荷
上天眷佑
海嶽効靈
祖宗積德自即位以來十有五載寰宇全歸于版籍

惟西南諸夷為雲南梁王所惑恃其險遠弗遵聲教
特命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
西平侯沐英率甲士三十萬馬步並進罪彼不庭大
軍既臨渠魁盡俘雲南已平詔告天下臣民共知於
戲福民永已聖賢之為逆天違命根福殃民身家被
罪惟西南諸夷應之故茲詔諭欽此

復諭雲南詔

洪武十六年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並起聲教異爲
烝黎各擅是致廢興豐亡民不聊生朕秣馬厲兵於
江左控弦三十萬以觀諸雄久之羣雄無成乃命征
虜大將軍平元都肅清華夏奠安黎庶迺年以來士

不彎弧馬牧平原農耕有餘人皆樂福惟爾西南諸夷蠻遁聲教恃險弗庭納逋逃匿有罪坐受西川之任肆侮中華凡我朝臣孰不忿恨是以特興問罪之師今雲南既平諸夷服從故詔諭以更生之恩所有事宜條列于後於戲知天命者福臻昧天理者禍至信知四速知影響播告諸夷想宜知悉欽此

再諭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勑

洪武十七年勑曰雲南之地稽古之典氣厚風和人民尚兵上中以為遐荒中古禹蹟所至以別水土故地屬梁州之域自漢隨唐三代皆中國所統曩元處有其省數出名臣望重者鎮之今將軍等率精兵前

進不踰百日而敗之若非名望重者守之恐下之輩未可託也今特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允明二大臣暫署雲南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事定之後除官替回故玆勑諭欽此

諭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張紞勑

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撫與民啓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述簡畧見焉當是時賢良並出所命皆任所以君有易佐而法令不更諸使列土千載而不異以其誠信相孚上下亦然也今之人不然導善弗從縱欲如流之趨下朕起寒微出望外而統天下竭氣語瘥精神論人為善從者罕焉是其難治也且

如內而中國外而四夷今九州十二牧官既命數遠號令未晃其人西南諸夷自生邊端發兵除平命官撫守爾張紞者首行今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耳入令布則誠信相孚滇安黔南亦五年矣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功居考內出九州十二牧守首惟紞為最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

諭雲南布政司左參政張紞左參議韓鑰勑

洪武二十三年勑曰古之尚志之士必立身行道而道行名成而後已所以然者何貴身榮家以顯父母御効賢人之道方始當日省月覺以觀下愚造設身之計令命卿西南方而重任君子道與之所然且要

南諸夷雜處之地若欲治安非出羣之才不可御必
聰可揚天誠可會念生靈是幸故兹勅諭欽此
勅諭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陸亨平涼侯費聚南安侯
俞通源都指揮甯正楚雄指揮袁義大理指揮鄭
祥品甸指揮賴正孫金齒指揮李觀儲傑等
近日李原名自平緬歸朕靜聽數陳百夷事情其詞
不下萬言言無倫叙及有叙處皆百夷詭詐萬端雖
數千里言兹無一語可信者繇是觀之此蠻夷甚有
窺伺之謀或早或晚必有擾邊之患勅符到日晝夜
緝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道務要城高濠深
排柵寬大每處火銃收拾壹貳千條或數千百條

雲南有造火藥處星夜煎熬以備守禦凡來勿輕戰相機必勝乃出前者雲南初下軍中差人與百夷往來所去之人以今觀之皆是貪財好利小人不知事勢輕重一縣張威貽笑諸夷邇來靖江不才用大理印行令旨前去去人皆非道理以致上累朝廷下被汙辱以此觀之自今以後平緬並不許一人差往靜以待之彼來有文止答大槩數句若無文人至毋與較論其差發之物並不許取如此數年麓川之地可入版圖矣固守此言毋得輕與往來中彼侮慢絕跡不交黙然不動彼無策矣故論

諭金齒指揮儲傑嚴武等九員

金齒遠在邊徼士民不遵理法負固恃險人各自保者多非比中原循五教之民人皆生拗反守其地非德重名播者不足以重其地而撫其人指揮李觀名播蠻中諸夷懷德所以命守金齒以掌其事爲此也除發不才之人集數不下萬餘皆姦儒猾夷累犯不悛之徒非易制治者也況所發軍官指揮千百戶鎮撫判者數亦不少比等皆恃功放肆之徒若以李觀行號令制服豈不難哉朕所用李觀用德而用名若欲行號令制服恃功放肆之徒必儲傑嚴武等嚴加號令而制服之則易方乃金齒固守不然儻失機悞事則儲等不得無罪勑符到日若如命練軍卒教因

徒深溝高壘觀平緬之動靜度可守城之道練因為
兵驗定人數各守地方每丁實守地幾尺幾丈務要
分派精明其因軍儒有專憑口舌不奉軍法即斬之
符至之日將發到指揮千百户鎮撫舊軍整點見数
分派各官官跟隨出入故勅
諭曲靖軍民府霑益州
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辰時抄蒙右軍都督府
書填内府襍字一號勘合批差鎮撫成謹到州為軍
務事比對勘合相同該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
本府僉都督王成等官於奉天門早朝欽奉
聖旨右軍差舍人前去播州水西烏撒烏蒙霑益尋

甸遠昌武定馬湖各各土官處說知禄肇不肯當差
芒部東川白夷私通已差阿奴亦結暗地往來要與
我每厮殺不想東川芒部討得分曉了方過去如今
我每無糧這軍馬且在禄肇地面上種二年田亦去
芒部種二年田再過東川種田二年方去白夷厮殺
我則遣般要與他夷厮殺無糧雖去既是東川通了
他必請將白夷軍來與他每就東川厮殺卻不省了
我每行路遠我每自種自喫著修營寨成家在東川
芒部地面上請白夷十萬二十萬軍來東川芒部納
與他人糧象糧馬草料與我每戰像的差發不當白
夷差發卻當說與水西等處土官這東川芒部人探

拏人你每休藏他走在你每地面裡隱下了不便與你土官早前找買馬征達達他每不肯如今達達征取了也他每不曾將馬助氣力到通了白夷說與衆土官知道欽此本府今將

聖旨事意備云前去仰欽依施行

賜僧無極歸大理詩

春遊草木盡青青覓法年年曾未寧石徑雲穿霞入樹江波烟罩氣横汀芒鞋韻郁山花徹頂相馨香汗水清試問去來人指路上方雲谷幾程程

春行風暖漸寒輕華鬢馨香雨露青一鉢養生藜藿敨五天含性玉王經黃梅嶺畔人猶集白鶴林中刹

愈增幸際此時偕數日杖挑實袖下龍層

建文皇帝遊武定獅山詩

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

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前雲氣散朝元閣上雨

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英宗皇帝勅雲南大理府知府劉烈勅

朕繞八年勅曰以爾廉平公正命長郡治爾宜體朝

廷簡拔之意益勵乃操益勤乃事表率官屬宣布德

澤愛恤吾民審度人情因俗為治利所當興弊所當

革盡心盡力必使一郡之民衣食充足禮教興行斯

爾之稱所屬官員果有貪淫不法蠹法害民情狀昭

著者五品以上具實奏聞其餘爾即提下差人解京其有罷軟老疾不勝任首亦開具奏表僚佐官及所在衛所官或倚恃豪強非分害民明指實跡奏聞一應公差之人但有生事需索為民患者即舉問如例

英宗皇帝勅諭雲南總兵官左都督沐昂等

正統九年勅曰得其奏言銀坑年遠坍塌即今軍民缺食用人揀辨有妨也宜然朝廷重在恤人利非所計頃因言者以雲南罷敝處軍貧民食不給欲因山川之利以資官民之用今爾等具言地利人情如此所得不償所費朕聞之惻然勅至即令舊停止與民休息

勅改金齒指揮使司為永昌府
金齒僻處遐方因無流官撫治風俗頹壞軍民困弊
而又外夷不時侵擾為地方之害近因雲南鎮撫等
官奏請如洪武年間事例開設府治銓除流官以為
經久之計今從其請將金齒司所屬永昌金齒二千
戶所夷民幷附郭各里百姓仍舊設立永昌軍民府
僉舉爾出身科甲素有才幹故特陞爾往知府事賜
以璽書蓋重其事也夫新府之設與舊郡不同外夷
之治與內地條異非徒得以撫安而實資以控制爾
須稽考制度創造衙門宜布條章立為一定規矩後
人有所遵守其轄隸州縣長官司及各屬衙門俱照

都御史何孟春原擬計處人民戶籍多寡地里遠近
照舊為州為縣為長官司等另行奏請銓除降印符
騰衛司或改為州為縣為衛如金齒司亦聽爾奏請
舉行凡府中一應該行之事當備之物合用之人一
一悉如內地若力有不給則設而不修勢有未可則
留以待後順其土俗之宜施以安利之政歸附者安
之使得其所流移者招之使復其業仍須時常戒勉
所屬諭以大善開其善端使其遵守法度謹守地界
辨納糧差撫恤夷民所屬土流官吏軍民人等敢有
倚勢刁潑違法傲慢者爾須嚴加禁革輕則會同問
擬如律照例發遣重則奏聞區處爾受茲專城之寄

尤宜秉公仁恕奉法循理慎重行事務要軍民脫往
時剝削之苦感今日撫摩之恩地方寧靜永保無虞
庶稱朕朝廷委用至意爾其欽承勿怠勿忽故勅

世宗肅皇帝敬一箴幷序

夫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天子敬則不失天下
諸侯敬則不失其國卿大夫敬則不失其家士庶人
敬則不失其身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五子
之歌有云予臨兆民如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
何不敬其推廣敬之一言可謂明矣一者純乎理而
無雜之謂也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
不凶其推廣一之一言可謂明矣蓋倍為元后受

天付託承
天明命作萬方之君一言一動一政一令實理亂安
危之所繫若此心忽而不敬則此德豈能純而不雜
哉故必乾惕畏慎於郊禋之時徹神明之鑒享發政
臨民端莊戒謹惟恐拂於人情至於獨處之時思我
之咎何如改之不吝思我之德何如勉而不懈凡諸
事至物来究夫至理惟敬是持惟一是協所以盡為
天之子之職庶不忝厥
祖厥
親孫是九族親之黎民懷之仁澤覃及於四海矣朕
以沖人纘承丕緒自諒德雖寡朕勉而行之欲盡持

敬之功以馴致乎一德其先後又在虛心寡欲驅除
邪逸信任耆德為之匡輔數求善人布列庶位斯可
行純王之道以坐致太平雍熙之至治也朕因讀書
而有得焉乃述此以自勗云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
而行之惟德是據敬焉一焉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
敬弗聚元后奉天長此萬夫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
怠純駁應驗須殊徵諸天人如鼓答桴朕荷天眷為
民之主德或不類以為大懼惟敬惟一執之甚固畏
天勤民不遑寧處曰敬惟何怠荒必除郊則恭誠朝
敢参趨肅于明廷慎于闇居省躬察咎儆戒無虞曰
一維何純乎天理弗参以三弗貳以二行顧其言終

如其怡靜虛無欲日新不已聖賢法言備見諸經我
其克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貴於忠貞我其借之鑒
別必明斯之謂一斯之謂敬君德既修萬邦則正天
親民懷未延厥慶光前垂後綿衍蕃盛及爾諸侯卿
與大夫以至士庶一遵斯謨主敬協一罔敢或渝以
保祿位以完其軀古有盤銘日新心警湯敬日躋一
德受命朕為斯箴拳拳希聖庶幾湯孫底於嘉靖

少保楊一清會祖父母祖父母誥命 奏疏祭文附

制曰天道佑積善之族佰萃福于一門朝廷寵佐理
之臣每推恩于三世此事理之所必至法制之所當
行我有忠賢功成輔弼特頒異渥曼掩前聞爾揚情

乃少保兼太子太保一清之曾祖勝國遺才滇南舊

族當

聖祖開基之日為太平樂善之民力穡起家以賢勤

于務本藏書遺後志尤切于考槃德備厥躬慶延於

後輟農業以從儒業懸家孫而逮曾孫一品班高與

九卿而絕席三銓任重冠百辟以攄忠其在國章允

宜推賜茲特贈爾為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大

保吏部尚書探本求源既已深恩于九地光前裕後

豈徒增重于一時尚承邦休永蔭家廟

制曰錫類推恩國重追崇之典疇庸詔爵朝推輔治

之臣官班極一品之隆今開建三世之遠祖德允茲

于閫相綸音均賚于泉扃理則宜然朕奚容恡爾蘊
氏乃必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楊一清之曾祖母
善相良人郭行內則鉛華弗御甘儉朴以持身井臼
親操竭勤勞而主饋家庭感化訓迪稱賢粤有曾孫
爲予名辟西戎破膽舊傳范老之風裁內署傾心今
服山濤之藻鑑勳階峻陟襃寵宜推是特贈爾爲一
品夫人休徵無忝于國恩茲惟其貽懿範有光于家
教尚承其傳庶彼幽靈歆此明命正德九年十二月
十二日
制曰君子敦仁履善實自其一身之修天道錫福降
祥或至於再世而顯蓋幽明之感應若符節之合同

故晉公德澤必兆於三槐而竇氏陰功終發於五桂稽諸今日亦有明徵爾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福山乃太子少保戶部尚書一清之祖父樸茂不華貞誠無偽義周窮乏之仁撫孤嫠清白相傳家世號賢人之旅安恬自守鄉閭慕長者之風下經成教子之功三郎舉寧民之政眷惟餘慶鍾此喆孫正大規模聳具瞻於百辟恢閎器識揚歷績於三朝蓋惟學其積而報豈致雖屯其膏而光煒屬茲慶賚載示褒恩是特加贈爾為資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潛德既遠而彌彰式弘佑啟國典有隆而無替庸勵顯揚尚式歆承永昭貞漢

制曰國家崇賢備圖懋治功詔爵嘻庸伍既躋于八
座推恩錫類命宜逮于重闈蓋源流者必求其源而
觀德者必論其世彝倫攸繫典式具存爾贈淑人
薛氏乃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楊一清之祖母貞本端
莊性惟貞靜化其閨閣惠被族姻秉正道以相夫名
高里閈佐義方以成子功著郎僚祿養空遺隔九原
而不作慶源既積歷再世而彌昌粤有賢孫爲時名
辟掌朕邦計成此茂勳是惟報本之情載舉追崇之
典茲特加贈爲夫人衣冠不替益增門祚之光譜牒
有傳永示家庭之式懿靈如在祇渥其歆正德五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制曰孝莫大於尊祖子孫懷追遠之情莫重於推
恩朝廷舉褒崇之典蓋觀德必先論世而教孝所以
勸忠國有名臣官躋極品逾頒異渥寵贈先猷爾贈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楊楅山乃少保兼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楊一清之祖父操行有常存心不
苟勤懲答惡著世德於鄉邦撫恤孤嫠溥恩惠于宗
卿篤生賢子肇啟高門方期駟馬之能容遂見一孫
之登用班爵保傅業闡經綸蓋惟先德之數遺肆有
勳名之震動載推卹典以詔來昆是特加贈爲光祿
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天道雖諶惟
庇善之不爽家規永賴尚錫福於無窮暨爾有靈歆

予時命

制曰朕圖回大治寵任多賢再世襲崇實本其素行之種重闈追贈亦繇其內德之賢明倫所以敦化源錫類所以責孝道稽諸古典厥有明徵爾贈大夫韓氏乃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楊一清之祖母至孝天成貞心自守秉和令族娩姜善人遵禮範以持家恒存警戒佐義方以成子動切箴規眷此賢孫為予碩輔安危倚仗凜然社稷之臣朝野聳觀偉矣廟堂之器肆推異典付在司封茲特加贈為一品夫人儀刑未泯諒昭示於無窮貽榮允通庶歆承於不替尚克爾後益振家聲正德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illegible]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臣楊一清謹

奏為乞

恩祭掃事臣原籍雲南雲南府安寧州人臣父景繇

舉人任廣東化州同知致仕貧不能歸旅寓湖廣

巴陵縣臣年方十二歲以明經童子舉於

朝廷父母偕來京師臣舉進士未一年臣父病故以

遺命卜葬於直隸鎮江府丹徒縣地方遂占籍焉

竊思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臣高祖父母曾祖父

母祖父母三世墳塋俱在安寧州臣既占籍江南

歲時止得於臣父母墳塋祭掃雲南遠在萬里水

木本源之念恒切於衷成化年間臣為中書舍人

之時奏冢
憲宗皇帝准令回還祭祖今又三十餘年矣臣適因
三年考滿得
賜誥命推贈曾祖父母父俱如臣官曾祖母祖母俱
一品夫人息漫深厚雖捐軀不足言報但念臣非
先世慶澤之遺無以致今日臣叨享原禄而使祖
宗丘墓蕪廢不治豈惟臣心不安臣父母地下之
靈亦必不安仰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凡京官離家十年者例許省祭顧
臣濫膺重任公事方殷義不敢及其私臣男中書
舍人楊紹芳職務頗閒堪以代臣將士伏望

皇上俯鑒矜憫容令臣男紹芳給假回還原籍雲南
代臣祭掃三世祖塋事畢隨來供職庶使微臣得
少盡孝思下亦之誠擧當勉勵盡節以効涓埃之
報等因於正德十五年二月十二日奏奉
聖旨楊紹芳准回原籍祭掃着馳驛去事畢上緊前
來供職該部知道欽此
維正德十一年歲在丙子九月己卯朔越六日甲
申孝孫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楊一清謹遣嗣男中書舍人紹芳敢昭告于
誥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顯
祖考府君

誥贈一品夫人顯祖妣蒖氏之墓曰維我祖宗父母
樹德深厚不自食其報而流慶於我後之人故一
清之閒劣幸以虛名誤蒙
朝廷任使致位三孤通首仰荷
聖恩揚之
誥命贈封三代俱一品崇階追念本源曷勝感慕顧
以卜居鎮江先世丘壟遠遠萬里自成化丙午年
案
命展省之後逮今又三十年松楸蘙然蕪廢不治與
思及此良用疚心既為大臣義當體國不敢恤其
私茲請於

上允令男紹芳代歸祭掃拜謄所奉

誥詞三通燎之墓道以少磬孝思一寸之誠仰冀遵

命靈祇服

寵光永慰幽壤又一清去年以廷臣論薦謬登內閣

任大責重孰非慶澤之遺茲敢附告維我大伯父

三叔父嬸母龔氏四叔父大伯兄二伯兄三伯兄

同茲鑒饗

右文襄公冢上碑刻訪之友人朱觀察化孚得之

其一磨泐不可辨者數字闕以俟補觀察享來言

墓道荒蕪碑石在荊棘中剪棘除苔倩費人力文

不勝柳下季卞忠貞之感龔公于錢氏曰毋俾樵

牧愧其後昆敢告司牧矣

賦類

金馬山賦

蓐收炳靈房星衆精起鴻濛而合秀倏凝結而成形此金馬之山所以直訾阪而貞昆明也歟在昔神禹受命爰分九區表嶽鎮之槩槩隔方維之頓殊有岱有華抗東西以屹若曰衡曰恒界南北而截如曠哉梁益併包坤隅功不假於疏鑿地獨鍾乎膏腴起層巒之嵯峨控南滇之故墟嘶谽谺之嵒谷駕綿邈之方輿造父罔莫施其銜勒王良亦難範以馳驅觀其蔓草斎駿尖峯批耳白月懸瞳青松掉尾漬赤潘以湛露流汗溝之還邈鑄莫待乎棠溪產非資於麗水

形類騰驤之騏駵勢似根鬣之騄駬過日影之須臾
磨蒼旻於尺咫迨夫噓氣成雲噴沫起風障泥炫熒
熒之彩霞繁纓繞煌煌之流虹迅雷張其猛烈疾電
斻其威雄瀉甘澍以注下卷拳毛之濛茸疊巘益翠
巔崖增紅洞翕啓扉闢之弘敞鶯聲響和鸞之玲瓏
萬騎仰觀而辟易羣夷睨視而驚沖至於岌嶪巋巍
岧嶢崷崒或亦如驚或驟若岌峻枝天脊峭削風骨
翁翳森爽隱轔巑巒杳橫亘於百里擬長城之砥砥
是宜拱帝京之尊嚴障大漠以寧謐也或有野老詰
余而言曰子徒見其小而不窮其大知其名而不究
其實吾將為子陳之玄黃肇分祇生蚩蚩若魚若蟲

無識無知聰明閤出命為君師立一代之典章成四
海之雍熙嗟惟北抑視為外夷境荒荒而泯泯水漫
漫而瀰瀰姚姒置之不即顓閻高周御之不遑保疊
俾昏迷而弗悟竟風棄於侏儒楚命莊蹻辟地遠來
自王於滇顧瞻徘徊君臣之分以定天叙之典未諧
漢武奮志勞民費財命張騫而遠出誀使節而壚回
亦有奉貢不務大體慕神惟之慌惚行煙祀之瀆禮
王褒馳驛而西上僅致一奠而乃已遺祠廟於嵒阿
設冥搜而遠紀唐畏嵯顛之跳梁采限大渡之涯涘
元雖小康亦何足齒倚歟
皇明撫有萬方聖武神文魏魏堂堂既底寧於華夏

遂有事於戎荒
命矯矯之虎臣揮天戈而奮揚直指雲南掃除欃槍
截長鯨之鬐鬣剗妖狐之肺腸顯允黔寧知勇忠良
威已施於戡定思復盡於胥匡化強梗為禮義變椎
卉為冠裳揖讓之風濟濟弦誦之聲琅琅紹述前烈
適有憲襄招携貳以誠信鎔頑囂以慈祥國公繼之
綱紀益張戡平安南功業彌昌總制仁賢淑旂綏章
我鎮來臨克柔克剛致遠人之畫服邁前哲而有光
俾金馬逈然而特立與碧雞相對而相望不姑息之
棄光陋怯弱之漢唐夫然後知
皇明之盛德冠古今而英主紀昭靖之殊勳垂悠久

而不忘余聞其言拜跪嘆嗟遂為之歌曰金馬之傍兮有稻有秔金馬之陽兮有郭有城臣直句其善政兮民勤事乎農耕咸失心而弗渝兮頤永享夫千萬年之太平

石淙賦

遂菴楊先生應寧先世在雲南其地曰石淙及游寓巴陵卜葬京口皆以名其所居其入而仕于朝出而官于外譔述題職亦以是名繫之文字之間亦不忘也予嘗泛大湖淩長江山川情狀繫于心目雖未獲觀所謂石淙者愛其名悲其所懷為述短賦主於體物叙事兼比興之義固不敢擬古作者然同心之言

同聲之應君子或有取焉其亦先生之意也哉其辭
巉巖山骨兮崝嶸中瀠漫兮水聲初濺涓以泊滔忽
澎湃兮砰鈞或在遠以疑近憶留而徹明感天機
琮丁觸衆竅爲之不鳴信江南之絶境乃物類之至
精彼瀑布兮可擬咠啼涔之足稱爰有三南居士比
象引義取石涼以爲名客從湖南而過者曰此非洞
庭之波乎碧浪千頃青山一螺揖靈秀於衡嶽激清
風於汨羅昔子之既非既亦來游來歌興懷於其水
之與寄迹於此山之所挨風景於毫芒槩孰少而孰
多居士不答如茲涼何又有自滇南而來者曰此非
昆明之渏乎平地仰噴從天下垂建長江而直瀉指

瀚海以同歸昔予之乃祖乃父生斯聚斯俟星移而
物改方挹彼而注茲訝江山之不可復識仰疇是而
疇非居士乃憮然而嘆曰嘻有是哉吾固知石之為
石涼之為涼也吾方手拊鏗鏘耳聞春撞應噫氣於
大塊引希音於清商挾涼飈以助奕與皓魄而爭光
達大觀於無外諒至美之雖覯蓋將濯纓乎萬里之
流振衣乎千仞之岡若乃東山在吳以象舊邦東坡
在黃遂名四方彼二東者之緯續豈三南之詭望且
夫石者吾知其為堅涼者吾知其為激匪徒觀物以
適懷抑亦將身而比德蓋將礪我祖鈍踰我伯癖滌
塵垢於古情漱芳華於六籍嗟人生之有涯見道體

趣無息彼群成分類聚何物非分太極殆不知石之
為淙淙之為石也於是二客乃携酒與琴游於潦上
荊班襟生林歌迭唱北南俱失其賞皆亡慨聚散之
殊塗顧行藏之異上三人者各適其適淑不知其所
鄉也

萬象洞賦　　王廷表

其辭曰楮材西埵谿有洞天蕭芳迥蘗豁石攢延衆
鳴磬杳碕嶷㠑嶙閕閣幽徑降帝揭穩鄰高人之丘
竪時睎見其磷砯乃建標以雲護或𥓳煒而芊眠瞰
雉胻以凝仔覽毅礒而欲翩龍荃蕤於漥澗啓幽磵
而莫捐癸丑桃秋㲋穀既权官有餘職民無纖愁爰

達構戶弇臺危羞黃代巡倡其朔蔣兵憲維其林焐
會眺望纚纚綢繆南明是謐鑪礐倏流嗣豐嘉牘嘯
秋芳傳於是邂逅遄發棠巔末留衢亭三五翺靚好
毬有才有德如春如璆懷衷孚而寧域膴煦嫗而溢
謳者非主乎文旆映日笛聲倚樓坐搓花於冬霏飛
逸興於芳洲者非客乎香則老鬢飄風傲骨虔戲持
蓮觴而酌醲韽莽而以照契於是入洞而遊狀洞而
睨瑒瑯玎而消渊綴不可斷也綿繢鋪而湫溜膻不
可贖也虎豹蹲而山鹿𤸃不可觸也猿墉騤而鶹蝠
甜不可相也賣旭麗而藤綫蘮不可劇也華蓋敞而
龍伯隸不可儷也清虛明虛皆與隱玄上玉者與金

壇丹霞者與天綱渟滴埍垢幻闢委輸盎靉㥄炭熡坊盎隈潢湲沫趣後竇璽境而扞堠文藻焗顛之恥帝頓界以培材者與盤都盧躍朱鬣鳴箏龢根鼓鐸粃焰堅瓊奕唧覓擿饞啖膕嗯唱香囊酕海拾其樂家懽洞與人槩整冠謝歸瑚影斜驒杯茗相瞀不像志饑趁趕鑣颻與騰馬飛響椒橑以逢邈睛檢㩳捡萬靡想環壞以再往悼多露之濕衣感情悰之彌篤聊染翰以寄徵

戍旅賦

恭承恩譴兮於役滇越捐珮江皋兮辭紳雲闕三陟崔嵬兮九折黜黜不日不月兮遂徧窮髮撫孤旅而

悁脛兮拎衆困而愁心悵圭篇之駿遠兮逾四稔而
迄今父母孔遠兮總親離而北南類連逵而分散兮
似同波而殊導慈烏忻於共巢兮恒爲悲乎異林貌
纖羽之微族兮亦命侶而跢跦何生人之含靈兮乃
離群而弗如詠清人之介駟兮感放士之鳴鴇姬公
畏於熠燿兮尼父嗜夫蟪蛄侮託乘於螭豹兮莊寄
徑于魅魑在聖哲而固然兮攬古人而重歎哀吾生
之罹郵兮背中土而播荒粵戴盆而伏堪兮望崦嵫
之未光神怳恨而蜚颺兮刷翽蒼而倉囊睇豫求之
浩漱兮瞻靈閬之峻極聆猩猩之夜啼兮髣髴之
朝跡尋終古迄攸居兮問祝融之昔宅胥靡登而不

懼兮魑魅過而奚懷嫗喋颸揚兮含淡影流唱幽徂
春兮忽焉秋秋月冷殊於烈兮瘴赤華而歲闌若
有人兮娛我攜音酒兮思柔采檟柳兮綴表留膽相
離兮結忘憂裹鶺鴒兮爲脯露江魚兮爲修滇歌兮
饗無白晝逝兮玄景浮獨持觴而懷遠兮雜歔歔其
向隅遂還軫而依室兮隱几雨乎寂寥邪輦枕而假
寐兮進夢歸乎親舍家人嘻以疑語兮闓里紛其來
訴衆鷄鳴而驚余兮晨光物乎東射悵夢歡而覺悲
兮淚承睫而交下假靈氛以歷占兮援龜頌兮余謝
曰明達其布德兮予行歸乎肆赦系曰莫靡荒服自
中古兮日月之表燭不普兮章亥步窮禹圖賭兮蘭

津開道行商苦兮碧鷄望祭使者阻兮余亦何爲愼此土兮金躍不祥順勿忤兮樂天知命去何憮兮

滇南賦

俞綸

滇南草木予嘗慕司馬子長之遊恨其時初事南服心參體佹從目騁耳未足以盡其大觀也慨然言於西蜀石潭先生曰夫人各勝地則其志朗其御遠處偏安則其中偪其氣索此奪乎地者也又讀帝系舜以諸馮而維命西伯岐山而造周爲之而已昌與地謀此係乎人者也先生以余歎處滇者爭請誦所見聞而先生就正焉夫滇之處絶鎮也地衍西南之域天文井鬼之分肇自巨唐宅西於昧谷禹貢導水於

南漠莊蹻撓衆而可王旣又通五尺於嬴秦迄乎漢氏置五郡鑿昆明張壽之通西徼諸葛之事南征撫公度於神州闢萬里之煙雲鄣瀘江而爲門據西緬以爲塞棲交益而並峙抗崑崙之重阨槃乎數陸之所湊族類不減乎中土或炫爛之怪錯奄八區而會五於前則跨帶交趾連延南海危巖撐空懸石雲靄谿汩汩而渚流谷掩掩以伏偃途迷迷乎横宇亘萬里而愈遠於後則撓躡吐嚙枕輢石門崎嶇跳趺要害之也北指轅以泯巴後遠御乎隴右背長江以爲塹還九睒而錯繆於東則右綿施鬼萬盤所苑嵩髮岏㟪脊鰲蹠柱空涵沃埜於千里負天限之閫垣列長

渠於二廣卻風門於辰沅於西則遥制八百控有孟
密老撾肢屬於崖附籍
皇圖遠攝乎遐陬獷悍馴擾於
帝懷悃懇懇以納欵又何間乎蒿萊其封域之內則
夷險崇卑雄據千里長林邃谷屏嶺塹水蓋將自其
大者而觀之其山則龍盤鳳翥虎踞虵伸岡巒拱衛
翠壁帶青左哀牢右太華陽斥有天耳之扼隘銀生
連烏蒙以接霑年尋所岳之點蒼王褒使祀之金碧
青蛉崇峯修谷成會要之區柘南嶺嶂摩雲為控扼
之邑於是乎竹箭綠壑楊柳臨岸傍柚林橘松栢挺
幹梭羅娑羅之殊其華棠梨檍子之蕢其實紫榆杏

椶椒桂杉漆木蘭椿槐櫻李桃栗圓柱之馥秋馨霜
梅之傳春信乳標爍爍而騰霞安息靄靄而雲噴卉
則紫花白蓮素馨杜鵑薔薇芍藥芭蕉紫莞青蘭谷
芳於幽谷山茶蔥鬱於峰巔蔓修藤吐穜穜奇葩有
標其葉有芍其華或經秋而傲霜或蒸日而赭霞爾
乃孔羽珮翠鶴頂冠砆雉雉粟素鸚鵡人呼蛤蚧穿
其木鸛鶏鳩其陰寶樹巢珊瑚之鳥苔山來鸚鵡之
吟鷹隼鷙搏烏鳥反哺白鵬於飛翡翠喙霧子規東
作而促耕燕雀趨暖而春至翅迴鳴號戾止于其内
獸則熊羆咆號於深林虎豹長嘯而風烈夕羊畏露
㺄兎迎月猩猩夜啼猿猱競捷松鼠之攀緣神鹿之

隱穴犀象嗷牙豪豬刺簪麝狖猳歲旄牛踞山跐躑
乎其閭玲則有琥珀丹青珠琩瑕英金沙銀礦澤瑁
石炳瑪瑙珊瑚絕蘊寶井錫鐵銅鉛石綠碧璞果則
無花猩猩胡桃松實棋榔無柯南棗刺棘攩顆杏橙
欒蘽金橘密捅獅頭同族異育竿挑檄欖柿榴欒霜
或託根於崆峒之陰或夆蔭於圃囿之陽其浸則滇
池嘉利滄水洱澤異龍陽宗之湖撫仙星雲之陂瀰
滴滌淫會其流涓滐泱瀼成其大派漢獻灔浮空滿
瀰嘘噏百川洗滌塵塩若乃秋月疊波五風轉愰飛
沫起濤撐浮溢溟大明當天彩雲蕩漾溟溟濛濛色
連霄漢又若瀼滄麗水金沙沅江横襟環帶山陵懔

濛閬淵九迴以懸騰湓流雷呴而電揚長瀨湙㵄峻
湍崔嵬礐渦谷轉凌濤山頹渾淪浩淼尒浥下堆爾
乃泄鹵湧鹹於浚井採山煑水菸鹽池因帑翰賦臣
商擅貲於是乎蛟龍隱灘龜黿處水底見怪物與雲
致雨其族則有長鯨天舟修鱣吐沫金線竹釘水母
蚌蟜江公大頭蟯蜘細鱗鯖鰐鯉鯢蝓蟳鱟蝟螺蟾
蝸鰤目蝦噴電鱗甲錐錯蠙爛錦斑訴回順流潰噣
況浮其四埜則立坡墳衍原隰陂渠溝洫畯畛黍稷
雝離池澹陂隩高城深池闠議啓析江梁濟水屢扇
綿五世之勛巨室端維垣之矩喬木蔭蔭朱巖靡靡
其居民則高門昌貴魁岸豪逸流寓多蒔畜之昆戎

遺悉吳越之裔其閭雖有毒猿鳥蠻鴂獠罵僄雉搆
巢於崖阿結茅於山脊交麋鹿之與木石竟莫伍於
廛市覩郊隩之富奧寔京邑之綱紀帝王之外樓闕
國之矜宇斯蓋宅土之所安業覩聽之所溢美此其
大較也然此特山川之粗也若乃天有至粹地有至
精協昭宣名世挺生施全之傳毛詩許叔之授五經
張隆之墓據孫兜楊惠之孝感神明文章政事蔚
若王昇風裁稟然嚼若張叔董文彥義以拒賊死雖
陽之忠呂季平誓不附雍茂子卿之獨傳寶南州人
傑仲宣齊名經術張英身代時勉之罪郭文秀發相
知之曲和光道人廉惠先生恥于利祿居恬政明又

若農字釋蝌蚪之文筮師精卜數之禖參宗通番學之書草書綴纂之之帖義若角之節若方犯出將入相若云清字宛宮遒若縱曾逵璧剛直不阿有澄清當世之志若截傳雅修潔逵輕溺亭之體近則削嶽炳靈風氣發啓英儁迭出未可枚舉當盛世而擅名稽海內而為楷是故游談之樂與景行者之仰止石澤先生喟然嘆曰壯哉吾子其善游乎余舊有志於是縱言璵琳實獲我心滌我之沉疴蕩我之靈襟奇怪怪眩視奪神而令惜其去予之而湖荊西漢雲手怫然不懌曰石門劍閣三巴綿洛楚王夢遊之陽臺天禹黑水之疏鑿岷峨發之以嶓抱江潼稽

之以撫廓物不終聚後云篤言法然淋淋不知其然

貢章賦　　　　　　　　　　　　　　郭文

金沙之源發西域眾派合流深莫測噴烟捲雪走萬里縈巒絡緬南歸極平原靡靡望不盡海嶠迢峰一絲碧何年貢章城雄壓江之側甃磚為門木為柵二水迴環猶拱璧厚且及魚鹽雜沓來諸國異服殊音類非一市貿紛紜至重譯利之所在勢必爭豪酋攻奪歲靡寧瘴烟漠漠遮克日炎海茫茫隔使星麓川蕞爾寇乃敢窺邊城

王師振武飛雷霆動搖坤軸掀南滇猓形髡首總帽服舟棠椎髻咸來庭白纓紫罽箱篚盈筒茶樹酒陳

縱横有象動千百騎乏馴不驚沫鞍白蓋黄金飭表
紋馭之打馬行象識美語随表情草樹足異色禽蟲
多怪聲嚴冬蛇走螢蚊蠅夜寒挾纊畫絺綌廣壽中
人如中醒吁嗟漢與表彼此皆蒼生一為風土移習
俗與性成我顧天公驅六丁盡將山嶽填谷坑坐令
八荒如砥平地無南北交化并同歸熙皞為王氓鳴
呼同歸熙皞為王氓

盤龍山賦　唐堯臣

西南興區滇雲僊界肝渾凝結而為山佛崇藏之祖
儷若金馬與碧雞雖漢祀而疇異靈鷲為釋迦栖禪
之場雞足為迦葉示諦之地信足以耀靈於九垓而

稍雄於載記也然豈盡章其懿也哉晉寧之東有盤龍山焉嵯奇峰之所挺拔寔神明之所扶持蒼井鬼以成形毓坤維以奠基磅唐賴顯碑碟壓層崵岉崟巒嶮巇遠迤摩赤霄接紫微抱回谷凝深谿五龍蟠曲而潭潛靈湫渟泓而滷滷鬱蒼松之虬旋森古枯亞奇矯長風中起而怒號疑波濤之在樹杪於是王雎鼓翍寒翠鳴谷鶡鴒僊明交鶯變旭猿猱攀條而上下麏麂犇踶而突鼯風齡雨濡霄馳晝逐留迭奏於筌簹迅交檀厚擬柚至若珍怪琦美物其窟天漿神漿涌其旒石髓芳芳腥其阯瑤草金光咨其逵蓋鍾精英而產環異眞將與廬阜埒秀而齊輝兩其賜

景晨開霧霽盡恩天宇澄空四眺無極淼平原之莽崑壑蒼翠之抱紋環縈瀠以為帶北峯峰以成櫛王寰闢若岧嶢金沙漱孛立埋螺隱議之以為宗錫焉燈之而無色兩巧海勢歷騰鴻波游汗浴羲輪而漾曜蕩明霞而變幻迴疊嶂之雲辨刻鄰屏於遠崖蜃氣呵噓而朦朧亦髣髴而乍見至若川嶽獻靈龍駒瑞彩儼蹺跡於山麓不知其幾千百歲遠而鷹之似辭域遊漢川迫而察之似寒蟬初變蛻隱而探之似璽昇禪印行顯而抵之似若華光權電緬溼冰之無奇烟嫩詭於荒裔玫輪氣之所感召迦山林之所黙緻畢自比丘崇照者攝心了義栖真其間世可元季

薙草開林紺宮弘構眞宇肅建設獅象之座樹七寶
之幡啟黃金之地拓白玉之田陟翠微於上方屹蒼
臺於雲端度經藏於貝葉塗抹樓於栴檀清梵與禽
音而並響慧光與晨曦而共懸施清蓮之法雨幰翡
翠之祥烟爾其融火初銷蓐收方啟金飆薦涼携侶
結佀指天企於東岑度龍橋而抗趾冠以白疊之巾
著似雲飛之履飫以八水之甘拾以三花之蕋捫蘿
葛以遨步弄霏烟而徙倚於是緇流集幽懷卷訖旨
探靡登蕩悟短劫之無多苦情埃之為障汎覺海之
汪洋乘寶艤而咨訪幻人法於雙惑超一塵而直上
庶幾厚生滅之具無或可以遨太初而闚無相緊茲

山水靈秀諒無當于蓮峯湖招提構構起衕以闢手
鴻濛發靈鷲與雞足洵將峙於黔封應地靈而崛起
者乎百世而下誰足以大倡厥玄風

山茶花賦

唐堯臣

滇中蘂花品而山茶最奇于有郡放蓋中原所未有也然鮮播之詠歌者余觀往籍陳思有芙蓉賦鍾會有菊花賦張協有石榴賦盧諶有蜀葵賦宋璟有梅花賦而余艷焉余故之作賦一首雖極意敷揚殊未盡體物耳

惟窮冬之啟候兮歲將暮而凝寒嚴風凓冽以振埜兮霜霰集而霏霙草木摧落而變衰兮詩蕭瑟於林

瑞梅欲綻而須時兮菊東籬之既殘洵窮律之黯澹兮愫抒展而歔欷爰有嘉樹植自滇域天集紫巧地娓殊色抽神織與思秘究葩初而藝刻詭狀異態莫之肖測或如粉傅或如珠串或如磬圓或如榴燦或如赤玉盤或如絳紗幔或如鶴頂之丹或如火齊之餘稜稜兮翠葉是誰兮勻斲縷縷兮金粟是誰兮棄緜既逐歸兮心分復惹烟兮條懊其未開也扶疎磊砢蔥蔥青青凝桂樹之冬榮迨既開也翩鮮陸離煌煌艷艷恍飛霞之爛曼邀東皇之未轡兮絕朋援而先芳冐雪霜而吐豔兮適蝶凍而蜂僵眇南枝之纖素兮占春林而倔僵矧陰晴之靡定兮遲麗質而相

佯爾其朔風飄飖乍起乍伏旖旎婀娜辟彼飛燕則

昭陽之妖舞也薄暮霏微溟濛沾灑淋漓絳玉辟彼

太真則華清之洗沐也晴曦斜照揚輝蕩釆掩映光

華辟彼西施則越溪之浣沙也皓雪飛颺揣封耆積

縞粧艶冶辟彼文君則臨卭之新寡也震霓倏摵披

靡幡纚秀墮芳躁辟彼綠珠則金谷之墜樓也於是

群芳慙沮不知所營香蘭之蕤楚畹蕺桂之生淮南

芙蓉之名益都牡丹之盛雒園與夫海棠芍藥桃李

山樊或體裁幺麼或標格瘦清或摧殘氷雪或陊落

風塵迺朝綻而夕謝兮御歘変於冬春躐名葩之冠

絶兮豈望卑等倫君乃晝閣雲連彤軒撒蔭奓凝

平臺别開三徑倚緋英之玓瓅與交疎而相映綠筠翠栢助其精神朱絲玉筵添其風韻於是布几筵集賓客呼妙妓燕良夕曳文縠以蹁躚兮戴金搖之髆脾揚北里之遺聲兮紹陽阿之清越雜蘭差以兼御兮歆瓔胎之儇液笑鬌朵於雲髻兮頹玉山而未欹若夫幽崖古刹岞崿之巔梳店孤邨寥廓之地埜況淒涼兮株裹植寄穠艷於清淦發輝光於傎頟卒使孤賞者握管而沈吟趣行者紲馬而留滞緬杳亭之寵渥兮與傾國而交驩洎蕃禧之表識兮名歷世而罔替胡奇英之傲說妄笑兮而自安良璧産於荆山兮咼氏抱而長嘆騏驥困於鹽坂兮望伯樂一盼之

為難恍遭逢之有數兮欣達人以自寬豈知帝之我
貴兮養壽命於碧雞曰姑射僊人霞綃帔乘風儵
爾滇雲至愛此山川恣游戲化作花神顯靈異貢隅
之種亦奇特也之迴然霄壤別格外丰姿豈易貌抽
毫誰是茂陵客移栽上林不可得留與西南莊顏色

頌類

移金馬碧鷄頌

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鷄處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龍見兮白虎仁歸徠歸徠可以為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原文縹縹碧鷄前兩志俱作縹碧之鷄疑傳寫之誤近見謝公滇畧亦然或別有所祖姑兩存之

平雲南頌　王景常

聖天子之御大歷服也維清緝熙載敬武功盪攘群雄混一函宇於是偃武修文與民休息雲南弗庭遣

使招之遇害洪武十四年秋
皇帝君曰天厭元德土宇瓜分朕奮起淮甸爲生民
請命鏖戰番昜江漢以清捲旗東指吳會電掃皇天
眷命正位宸極爰整六師北定中原河南山東不戰
而下元君北姚九鼎南遷秦晉景附蜀關洞開兵不
頓刃今雲南蕞爾之地犬羊相保梁王栢匝剌瓦爾
密戕虐我信使憑陵我邦保君不及時盪一何答上
上天之眷慰黎民徯來之望哉乃命潁川侯臣傅友
德西平侯臣沐英永昌侯臣藍玉等將鷹揚虎賁之
士凡三十餘萬騎萬匹聲罪致討七月禡于龍江樓
船蔽江旌旗亘天水陸兼進星流電邁旣至湖廣分

爲兩軍大軍道榮洞路夜郎平普定奇軍縣羅佐關擊可渡河奄至曲靖疾若風雨所向輒克土酋蠭屯獸挺莫敢格者未至白石江十餘里大霧四塞元司徒達里麻拒江自固我師輕騎長驅掩其不備先命千騎從上遊草山襲其後平旦大兵泅水徑渡達里麻麾軍布陣未成列我師徑前奮擊其陳遂亂達里麻走陷於陣生擒之俘斬將士若干人雲南兵大奔東勝遂之征南分軍擊烏撒東川敗蠻四萬僵屍蔽野遂通大渡河奇軍始至西平永昌率大兵趨雲南南梁王聞敗棄城走晉寧飲鴆卒雲南平自出師至是凡百餘日得府州若干户若干馬牛軍實無算承

制建官大軍鎮爲明年分兵下大理下金齒下臨安元江凡雲南故境皆郡縣矣又明年遣間使降車里降緬降八百咸以稽首貢洪惟天兵不浹十辰東抵詳河南著交趾西踰土蕃北介神州幅員萬里悉臣悉妾何成功之速哉蓋

皇帝文武神聖煦爲春陽肅爲秋霜綏之以仁摩之以義混混乎内之於泰和元氣中使其民熙熙以翔皞皞以群得覩中州文物之懿太平之樂而不知沐

聖澤之深也上自漢唐以迄於元羈縻而已乃今維持鞏固與内地等信乎王者之無外也又明年班師振旅定功行賞諸將以下皆進爵有差於乎古之有

盛德大烈必形諸歌頌皇恩興泰雅作草茅微臣不
敢多讓臣景常謹稽首頓首而為頌曰
皇明
御天統有萬方際天蟠地武功煌煌三辰耀靈海宇
聿清叶氣嘉生蒸蒸為太平蠢茲蠻方捻藏奸宄恇恇
穰穰以褻天常乾坤之量海嶽是包使昏而狂誕敢
呌呶皇赫斯怒爰整元戎吉日載戒車攻焉同於鑠
王師暨暨桓桓天討是將震攝百蠻兵無留行勢若
迅霆日星晦霧江海沸騰鷹揚曲靖俘彼統酋征塵
所指戢歇天休戰不貪殺殺不卻降斥原蹂躪以迄
用康大憝聿逋崖玄巃黄垢禹之迹維周職方表方

建宫基而星分屹屹大城以奠其民封豕修蛇以變以化昔也猰貐今爲騶虞戢駟載伐戈鋋不腥而金犀象罔敢弗庭凡此南功將臣僉同維一乃心上思帝聰大烈之麗超漢軼唐風霆流形天地翕張會朝清明聖化基之萬國一統坐而登之草茅微臣作此頌爲武功告成天子萬年

中丞楚郢周公平隴川頌　馮時可

隴川多氏故我屬藩日昔朝廷以甌脫地封爵樹爲曰屏其我藩而禦彼不庭卯酉安民懷匪茹叛投緬當事者務包荒呼使獲竟

陽應陰背信信如故踰年中丞周公㦤至曰彼豎敢我祈卵翼若輩其豕心可貰也復招之不悔禍據蠻灣侵邏東與蠻育又糾邦抗蠻藤等蓄相畔横前守將稍一創遂逞螳臂抗我顏行為大邦雠矣公曰彼不恭若是可再刜耶會指御公力主討請於朝假便宜公集衆議僉曰賊甚張非十萬不克公曰師多則心不一力且分矧集須曠日餉得為計益引敵不如用寡而速決計卒二萬餉三萬完茲役矣酋踞恃屋萬山顛上刺天下臨淵與蠻莫邏西木邦猛密相錯如織可與陰陽而延喘息以待緬尾郎使我師幸勝不習其蹊竇窟穴不難東瑕隙復忽嘷故於

持不下公既決策先遣卒據其砲塞而以大衆直擣其前賊方覺我師已與共險要而資其未斂輜畜矣酋道進攻勝氣百倍賊猶嘆唶同守待援及我師冉駢其與國相蚪結者彼遂奪氣不能軍我師爭先登門爲連破七柵諸賊請縛不暇元凶遂授首將士傳公旨曰我所罪者安民一人勿窮芟川師興十月甲午越十一月甲辰告捷餉三萬費不十三四滇人若不知有兵可備哉人臣任封疆務奠安鞏固耳何求灼然功有功則已後且有受其傷者故得已不必有功不得已斯不能辭功得已而功其功或爲禍不得已而功其功始爲福祉特夷酋無釁或信將吏言激

之使矇不憚盡力草薙禽獮之然往往勝不贖敗而得不償失公曰夷夏殊覆載均耳我非仇寵彼求解而解之彼干刑而刑之我以居喜怒以民喜怒不以我喜怒也故得已而不功公始事之仁也不得已而有功公成事之義也一時將士奉公德意不恃頷頷恍恍無爭首虜以妄誅戮遠邇內外莫不羡懌蓋余觀于公恢恢斤斤舉巨畷細儼然宏大君子也勇為善而恥為名勇為肩而恥爲倚盟心暗室披肝大廷斟酌元氣叅伍于忠厚正直而無偏勝無隱伏故茲舉也以王道行王師以嚴翼整暇濟以神奇捷速非常試僥倖以圖成者倫敘至日直指公首唱凱歌文

武僚佐以下和者若而人曰凱者豈也[illegible]也戾氣消
善氣集冀樂何如時可至也後未及與盛典敬爲誦
以志其盛
誦曰於照我明式廓版圖九服六幽聲教遐敷惟彼
滇孽宅彼坤隅唐季以薮負固久逋有明者武技如
稚枯貐尾我臣三宣我奴箐蘿屏障莫敢毒痛維解
網弛尾變爲貙龐人繭遁碩亦倰山趨守將誰何遽張
乃張戕我邊卒侵我氷鄂公來填撫克莊其猷曰此
狂豎文德可柔開以三面彼曾不籌鴟張虎視角弓
弗觩公曰師哉其罪己在爲豕弗除爲豺孰衣虎符
甫發龍劍耀胖爰整其旅奚恃其礮我旗我旐長戟

酋矛擐彼嶮岐阨彼咽喉大祖高驤窒穴用撄鉤援
臨衝如岳如雲太白明明攙槍息氛七柵既破三韓
如焚山渠授首潤原膏瀆剪其根株薅草芟耘乃裂
其土乃渙其群惟彼暗昧昭然始昕睹為冷風清為
涼雲狂焰熄滅善氣氤氳日月高懸天澤剖分山夷
水靜其流沄沄一方君孟孰敢紛紜武服既共鑿布
以聞
天子曰吁肇敏戎功惟我有臣焉
國股肱既敕既戒以修我戎不損五較就緒三農内
阜我財外固我墉用錫爾趾圭瓚彤弓策勳飲至凱
樂融融曼胡既解簪裾雍容戲捎舞劍角觝呈工分

井揆酵湛露濃濃漢法戎索比耦相從雕玕貌昜咿

蘊譯重罘赫鬼匯濯滁神叢銅柱金城千秋崇崇

贊類

西南夷傳贊　唐司馬貞

西南外徼莊蹻首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浸靡莫異俗殊風夜郎最大邛筰稱雄及置郡縣萬代推功

西南蠻傳贊　唐劉昫

五方異氣所稟不同維南極海曰蠻與戎悪我則叛好我則通不可不得使其聸風

翰林待制王偉像贊　本朝方希古

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歷汴歷相爰有君子海内之望望既歸之孰能遺哉彼王彼侯大小畢來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

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忠武侯諸葛亮贊　　王　啟

東京失馭炎祚無主四方龍鬭帝冑求輔公居草廬日峩梁父三顧既頻許身翼羽中道受遺未復漢宇五月渡瀘深入蠻土七縱服心豈在黷武南方既定中原可取上表出師伊呂爲伍志雖不就名高千古

文獻公姚樞贊　　前　人

濂洛教衰中原左衽鞠哉綱常伊誰云任惟文獻公生非華蔭上摻下救弼剛以寢何事非君之任誰禁一言止戈衎無不詹巍功在人史筆可喋

忠文公王禕贊　　前　人

浙東二儒公居其一遡流求源考亭同出惟公柄用
草昧之日爝火未极往説經術彼昏不知胡運已黜
如狂肆侮卒乃見啞
皇赫斯怒爰戒戎卒直擣其巢取致斧鑕乃弔忠魂
乃詢故實血食有祠信史有筆我再拜公奚呈多述

忠節公吴雲贊　前人

忠文遇害公再奉
旨使狂不知絓賊以死公初柄用六卿是齒其使滇
南匪困瑕累惟
帝知公遣降遺壘公執不屈死綏
天子嬰龜不歸遥遥萬里惟

國旌忠先後娩美程嬰杵臼同歸信史

毛給諫玉遺像贊　楊慎

蚤捷甲科職司諫議性簡而剛色溫而厲冠服峩峩威儀棣棣抗疏淸時直聲勁氣奮弗顧身獨立不懼仁成一朝名香百禩鍾呂勒勲汗青書事嗚呼先生誠有以紹忠鯁於往喆而激謇諤於當世

穎國傅公友德贊　王世貞

天家西南乃生穎國惟穎之雄開平是則暗嗚震盪兆衆群易劍閣中夷昆池汞斷碧鷄再鳴白雉重譯豈不崇封帝省其籍

西平侯黔寧英贊　前人

於爍黔寧戚均皇冑豪鷙神營機權中秀王闢師出蔥嶺衡仆移兵佐穎樹績嵋後六紹稱一百蛮歸湊華路雕編熊莊何陋世爵開府若若兩綬

張紱贊　　前人

張太宰小懾于霆擊而終安于難經可謂不遠復之未盡處死之道乃具數績滇雲飭躬銓部典迪屑衡視瑞冑臭亦洪建之良臣也贊曰張公為滇樂不可友銘績鷄峯衡樞鳳池會是浮沉大僇不施拊心內謀竟以完歸

滇志卷之十八終